

应劭《汉官仪》源流考

孙 福 喜

应劭，字仲瑗，东汉汝南郡南顿县（今河南省项城县）人。

应劭一生勤于著述，生平撰有《风俗通》、《中汉辑叙》、《汉官仪》等11种，136篇作品，又曾集解《汉书》。由于他生于官僚世家，少年时又博览多闻，因而对两汉的典章制度特别熟悉。他生活的时代，正当“王室大坏，九州幅裂，乱靡有定，生民无几”。^①汉献帝迁都于许时，“旧章堙没，书记罕存”。^②感此，应劭缀集所闻，撰著了《汉官仪》等书，对汉代的制度仪式进行了追本溯源式的概述。为此，华峤在《汉后书》中赞誉说：“朝廷制度，百官仪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记之。”范曄《后汉书》应劭本传也认为“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

因此，要了解汉代的官品仪式制度，就有必要对应劭及其《汉官仪》进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式的研究。

一 应劭字“仲瑗”考辨

应劭之字是“仲瑗”，还是“仲远”、“仲援”，历来众说纷纭。范曄《后汉书》应劭本传云“劭字仲远。”李贤注曰：“《谢承书》、《应氏谱》并云字仲远，《续汉书·文士传》作仲援，《汉官仪》又作仲瑗，未知孰是。”此后学者更是莫衷一是。

查考洪适《隶续·刘宽故吏碑》，碑阴有“南顿应劭仲瑗”的记载，而《汉官仪》又是应劭本人所著，其署名应该无误。又刘勰《文心雕龙·议对篇》有“仲瑗博古而铨贯以叙”的记载，酈道元《水经·河水注》东阿县下引文有“应仲瑗”的记载。由此推论，应劭之字应为“仲瑗”，而非“仲远”或“仲援”。

那么，与应劭生活年代相近的东吴谢承著《后汉书》，及范曄《后汉书》为何作“远”、“援”，而不作“瑗”？这可能与古人称人名字时，多以音近字相替代的习惯有关。

二 应劭生卒年考辨

应劭一生虽勤于著述，但并未为自己留下一篇较为详尽的个人传记，而《后汉书·应奉传附应劭传》有关应劭的记载，又非常简略，结果使本不该成为问题的应劭生卒年，也成为一件悬案。今依据现存史料，对此作一考略。

据袁宏《后汉纪》、范曄《后汉书》及周天游先生辑注的《八家后汉书辑注》可知：应劭于汉灵帝初年（公元167—171年），由郡举孝廉，熹平二年（公元173年）为郎，辟车骑将军何苗掾。按汉朝政府规定“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③作为官吏预备队的博士弟子的选拔，也规定“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④两汉具备为官作吏资格的年龄，一般是17—18岁。今存二则汉代为官最低年龄的记录一是“（桑）弘羊，以心计，年十三侍中”；^⑤一是桓帝初，规定察廉人员的资格，必须是“秩满百石，十岁以上，有殊才异行”。^⑥应劭由郡举孝廉时，年龄至少应在“十岁以上”，17岁左右。由此推断，应劭是生于东汉桓帝年间（公元151—153年）。

关于他的卒年，《后汉书》本传没留下可供推求的蛛丝马迹，只有《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世语》云：“后太祖定冀州，劭时已死。”而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曹操平定

冀州在汉献帝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八月，那么，应劭应卒于此年或此年前。

三 《汉官仪》书名考辨

《汉官仪》一书的书名，过去并无多少争议。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以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等都有载录。然而，《后汉书·应奉传附应劭传》云：“又删定律令为《汉仪》，建安元年乃奏之曰，‘臣累世受恩，荣祚丰衍，窃不自揆，贪少云补，辄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断狱》凡二百五十篇。虽未足纲纪国体，宜洽时雍，庶几观察，增闻圣听。惟因万机之余暇，游意省览焉。’献帝善之。”“二年，诏拜劭为袁绍军谋校尉。时始迁都于许，旧章堙没，书记罕存。劭慨然叹息，乃缀集所闻，著《汉官礼仪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初，父奉为司隶时，并下诸官府郡国，各上前人像赞，劭乃连缀其名，录为《状人纪》。”由此可知，《后汉书》应劭本传记载应劭所著书有《汉仪》、《汉官礼仪故事》、《状人纪》，而无《汉官仪》。

司马彪《续汉书》卷四曰：“劭又著《中汉辑叙》、《汉官仪》及《礼仪故事》，凡十一种，百三十六卷。朝廷制度，百官仪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记之。”由此可知：距应劭生活年代比范曄更近的司马彪认为，应劭著有《汉官仪》与《礼仪故事》，却未提及《汉仪》。而《隋书·经籍志》职官类又著录有：《汉官》五卷，应劭注。此后的史志目录却都著录有《汉官仪》，而无《汉官》注、《汉仪》与《汉官礼仪故事》。

出现上述纷杂记载的原因何在？《汉官》注、《汉仪》、《汉官礼仪故事》与《汉官仪》之间有无关系，关系如何？

1.《汉官》注与《汉官仪》关系考辨。

查考《隋书·经籍志》可知，应劭撰《汉官仪》之前，已有建武中新汲令王隆撰《小学汉官篇》，以及太尉胡广对《小学汉官篇》作的注解和撰成的《汉官解诂》流传于世。又《南齐书·百官志·序》云“胡广旧仪事惟简撮，应劭官典殆无遗恨。”《南齐书·礼志·序》曰，“太尉胡广撰旧仪，应劭、蔡质咸缀识时事。”而《后汉书》应劭本传又说他“少笃学，博览多闻。”“缀集所闻，著《汉官礼仪故事》。”由此可知，应劭是在胡广《汉官解诂》的基础上，“缀识时事”，作成《汉官》注的。

如将现存应劭《汉官仪》各种辑本的佚文与现存胡广《汉官解诂》各辑本的佚文相比较，不难发现，这二者之间，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而《汉官仪》的佚文又往往比《汉官解诂》更全面，更注重对时事、诏令的记载。由此，可进一步推知，应劭的《汉官》注，虽未曾广泛流传，却成为他撰写《汉官仪》的重要资料来源和主要组成部分。此后，随着《汉官仪》的广泛流传，多数人便只知有《汉官仪》，而不知有《汉官》注了。而且，事实上，随着《汉官仪》的成书，《汉官》注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2.《汉官仪》与《汉官礼仪故事》及《汉仪》关系考辨。^[1]

查考《隋书·经籍志》等各种公私史志目录，不难发现：《汉官礼仪故事》、《汉仪》都不见于著录。但《后汉书》应劭本传，却有应劭撰《汉官礼仪故事》、《汉仪》的记载，而无应劭撰《汉官仪》的记载。司马彪《续汉书》有应劭著《汉官仪》及《礼仪故事》的记载，而无应劭著《汉仪》的记载。原因何在？

翻检现存诸家《汉官仪》辑本中的444条佚文^⑦，我们发现：第一，有关尚书、廷尉、司徒的佚文条目数量较多，内容较全面完整。如在现存佚文中，有关尚书的佚文有33条之多，而且从尚书设置的沿革、员数、职掌、俸禄、印绶到尚书的选拔、任免、年龄、衣着、上书奏事礼仪、居处、交际应对等都有较为详尽的

记述。将这一特点与应劭奏上汉献帝《汉仪》时，说明其中有“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司徒都目”三部分内容的信息联系起来看，我们认为，应劭上奏给汉献帝，供其“游意省览”的《汉仪》，虽然没有得到广泛流传，未被公私史志目录著录，但却是他撰写《汉官仪》的重要资料来源。这也与古人著书多用互见之法的习惯相符。第二，查找现存各家辑本佚文的出处，可以发现几乎无一引自《汉官礼仪故事》，但其内容却多涉及礼仪，甚至礼仪故事者。南宋高似孙在《史略》中也曾云：“应劭《汉官仪》，其言仪者，多涉故事。”结合公私史志目录均不著录《汉官礼仪故事》，《后汉书》应劭传只记载应劭著《汉官礼仪故事》，《续汉书》又说应劭著有《汉官仪》、《礼仪故事》，及《后汉书》与《续汉书》均评说应劭为建立汉代官礼仪式，保存、记录有关官礼仪式建置状况的资料做出重要贡献的记载，我们认为应劭的《汉官仪》是他连缀、删改《汉官礼仪故事》、《汉官》注、《状人纪》及《汉仪》中的“尚书旧事”等篇章，并增加一些其它内容，撰成的一部有关汉代官礼仪式制度的集大成之作。范曄在《后汉书》应劭本传中，采用比较原始的资料，对应劭的著述状况进行了介绍，所以他只记应劭著有《汉官礼仪故事》、《状人纪》及《汉仪》，而不记有《汉官仪》。司马彪《续汉书》的记载则可以说明，应劭在缀集成《汉官仪》时，确实对《汉官礼仪故事》等书进行了删改，将其中一些与《汉官仪》体例不合，或对论述汉代官礼仪式制度无关宏旨的内容删汰了出去，而司马彪把这些删汰的故事称为应劭《礼仪故事》。这与诸家史志目录只著录《汉官仪》，而不著录《汉官礼仪故事》、《汉仪》、《状人纪》的著录情况也相吻合。

四 《汉官仪》篇名考辨

因应劭《汉官仪》在唐代已开始散佚，至宋已几乎散佚殆

尽，故由现存佚文辑本很难看出它的分篇状况。但由范曄《后汉书》应劭本传、司马彪《续汉书》谈及应劭著述情况时，都以篇论其著述数量，及应劭著《汉仪》、《风俗通》都分篇述事的写作风格推论，可以断定，应劭的《汉官仪》也是分篇撰著而成。虽然由辑本难定分篇状况，但结合各家类书、正史注释的引文出处，及一些史籍只言片语的叙述，对现存佚文进行分析，我们大致能对《汉官仪》的分篇状况作一推论。

高似孙《史略》云：“应劭有《汉官仪》，又有《汉官鹵簿图》，又有《汉官仪注》，又有《汉官名秩》。其言仪者，多涉故事，往往如卫宏《汉旧仪》者也，《后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目录》，亦为奇书。”由此可知，高似孙认为应劭在《汉官仪》之外，还撰有《汉官鹵簿图》、《汉官名秩》等书。其实，《汉官鹵簿图》与《汉官名秩》均为《汉官仪》中的篇目名称。理由如次：

第一，分析现存佚文出处，可发现《宋书·礼志》、《续汉书·百官志补注》各引有一条标有《汉官鹵簿图》出处的佚文。而《唐六典》注卷十四、十六、十八中的“太常驾”、“卫尉驾”、“鸿臚驾”三条佚文的出处，又都标作《汉官仪·鹵簿篇》。由此可见，“鹵簿篇”为《汉官仪》中的一个篇名。

第二，分析现存佚文，我们发现：《续汉书·百官志补注》引有4条出处标为应劭《汉官秩》的佚文，2条出处标作应劭《名秩》的佚文。《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及《通典·职官》“斗食月俸十一斛，佐史月俸八斛。”条亦均标有《汉官名秩簿》的出处。而《后汉书》应劭本传，则云“初，父奉为司隶时，并下诸官府郡国，各上前人像赞，劭乃连缀其名，录为《状人纪》。”故疑应劭将《状人纪》补入《汉官仪》时，为求合乎《汉官仪》全书的义例，将其更名为“汉官名秩”篇。又查考《汉官仪》现存的其它佚文及应劭所著《风俗通》中多有“九江太守武陵陈子

威”一类的条目（现存《风俗通》辑本中有36条此类条目）。因此可以确定，“汉官名秩”是《汉官仪》中一篇的篇名。而其内容就是在《后汉书》应劭本传所说的《状人纪》的基础上增删而成的。

此外，在现存《汉官仪》佚文中，有出自《北堂书钞》与《太平御览》的一条：“御史，秦官也。案：周有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出处也引作《汉官仪》之《侍臣》。由此，似可断定，应劭的《汉官仪》还应有：“侍臣”、“尚书”……等一类分门别类论述汉代各类职官的篇章。

五 《汉官仪》的价值及版本流传情况

应劭生当东汉桓、灵、献帝时期，当时封建政权已腐朽到极点，中平元年，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农民大起义，其它各支农民起义军也相继而起。地主阶级内部各派政治势力虽然在镇压农民起义军这一点上有着共同的切身利益，但彼此之间，往往干戈相寻，图谋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皇帝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完全丧失了控制能力。天下一片大乱。

面对这种形势，统治阶级中有一部人企图使东汉政权从危机中解脱出来，应劭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但亲自纠率泰山郡的地主武装力量镇压黄巾军，而且还撰写了《汉官仪》、《风俗通》等书，希求通过建立“朝廷制度，百官典式”，运用礼法的武器，达到隆君崇主，尊卑有别，树立皇家权威的目的。恢复完善封建等级制度，用封建正统思想来整齐风俗，使上下之心“咸归于正”，“令人无愚智，入朝不惑。”^⑥虽然应劭的这些努力，既没有使社会风习纳入封建正统思想的规范，更没有挽救东汉政权，但确有“朝廷制度百官仪式，所以不亡”之功。就是今天看来，《汉官仪》的史料价值也非常之高。

班固的《汉书·百官公卿表》，虽然开创了正史载述官制之

例，做到“汉承秦置官本末，讵于王莽，差有条贯”，^⑨但却仅列官府之目，未详分职之名”^⑩，又“六百石以下之官吏，沿革每漏而不记，令长下之丞，只记有几丞，而不记某丞之名”^⑪，令读者不得而详。因此复为订补，重加著述，势在必行。于是，到东汉时陆续产生了六部关于汉代官制仪式的著作，即通常所谓的“汉官六种”。在这六种汉官之作中，应劭的《汉官仪》最为系统而翔实，为史注及唐宋类书征引亦最多。此后司马彪的《续汉书·百官志》，虽较《汉书·百官公卿表》详于职掌，但其“成书较后，颇有阙遗”^⑫。刘昭注中大量引用《汉官仪》及其它各种汉官之文，就是明证。因此，可以说，《汉官仪》是有关汉代官制仪式最原始，最丰富的系统记述，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不仅如此，由于《汉官仪》及其它五种“汉官”的问世，此后历代相因，“搢绅之徒，或取官曹名品之书，撰而录之，别行于世”^⑬，此风至清不衰，蔚成大观。所以在中国古代职官文献中，《汉官仪》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现在传世的《汉官仪》，除孙星衍校辑的2卷本外，大多是1卷本，这已非完帙。

据《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职官类记载，应劭撰《汉官仪》十卷。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职官类，著录有应劭《汉官仪》一卷。由此可初步推论，《汉官仪》在唐宋之间即开始散佚，至陈振孙撰书录解题时，《汉官仪》只剩下了一卷。因此，早在南宋就已有高似孙“依拟《周礼》，定位分职，各有条序”^⑭地辑录《汉官仪》。只可惜其辑本也早已散佚。

今可知见的《汉官仪》辑本，最早的当推元陶宗仪的一卷本辑本，陶氏辑本成书虽早，但辑文只有16条，且无出处，唯辑文后数条，与今本唐宋类书所引多异，略有参考价值。此后清代的孙星衍、黄奭、王仁俊也曾先后辑有《汉官仪》。在这三家辑本中，王仁俊所辑《汉官仪》虽名为一卷，实则仅一条佚文，唯有

补充出处之益。黄奭辑本不仅完全照录孙星衍辑本，只增一句案语，而且刊刻时漏刻两页10条佚文，又错讹之处甚多，质量低劣，难以凭依。只有孙星衍辑本不但辑文多（有2卷427条佚文），辑文出处较为详备，而且考辨也较精当。近年，周天游先生在孙星衍辑本基础上，参校其它各种资料，点校的《汉官六种》^⑮中的《汉官仪》，考辨最为精当，最便学人利用。

注：

①《风俗通义·序》，参见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后汉书·应奉传附应劭传》，中华书局1964年标点本。

③《说文·叙》引汉《尉律》。

④《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

⑤《汉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

⑥《后汉书·桓帝纪》，中华书局1964年标点本。

⑦⑮参见中华书局1990年版《汉官六种》。

⑧见《续汉书·百官志》一注。

⑨见《续汉书·百官志·序》。

⑩⑫王国维《齐鲁封泥集存序》。

⑪陈直《汉书新证·序》。

⑬《隋书·经籍志·史部》。

⑭高似孙《史略》卷六。

作者工作单位：西北大学文博学院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